

蒲公英

懿範長存



公英閣小札

今天的手機視頻，讀到不少吊唁偉大的香港教育家，吳康民老先生，吳老雖然已臻百歲高齡，在兒孫的淚眼中走完他光輝的一生。人們尤其是他的學生們悲痛與惋惜是在所難免的。我雖然不是培僑校友，還是滿懷哀慟。一位育人無數，高風亮節的教育家，是值得萬人景仰的。

我七歲離開故鄉，就讀於蘇浙小學，當時香港的學校有好幾間，我只認識蘇浙與培僑。在那個年代，香港寸金寸土，一層樓住著好幾戶人家，我們也沒例外。

當時，我們住在北角建華街三十五號地下，蘇浙小學與我們隔了一條街。

聖猶達天主教學校，聖猶達就是SF JUDO，應該與我二男三女從小學唸到中學畢業的華文學校同一個天主教教派。創辦的學校有一間教堂，時常放映電影給他們的師生與家長欣賞，給我象最深的就是《小飛俠》（PETER PAN），整條街的孩子真不少，我們都踏進去看電影。這個惹惱了那些白人神父，把我們趕走。

我的母校蘇浙小學，正與聖猶達天主教學校相鄰。

記得我上小學一年級是在北校，也就是北角道上課，我們住在建華街，要過馬路，那個年代馬路很少，經綠燈，與我同班的一位蔡姓同學，他父親是菲律賓殷商，在北角擁有不少樓房，他與他的嫗姆二人住一個未來可以住好幾戶人家的樓房，母親就拜託他放學時，也順便帶我過馬路。

我那蔡姓同學，跟我同班多久，只記得那時，學校興建新校舍，發起捐款運動，我班是全校捐得最多的，而那些捐款大部份都是我那蔡姓同學的錢。

後來我們就搬到南校上課，而我那同學也去菲律賓，那時太小，就沒再見面了。

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吳老師，那時她應該已有三、四十歲，記得一九六一年，父親把我帶過洋，五叔陪我辦理轉學證明，那位吳老師的眼光慈祥和藹，記得

她說：你姓吳，我也姓吳，咱們是同宗，的是我與吳老師五百年前同一家。

記得我要求再到我的班上偷偷的望一下那些與我同班好幾年的同學。

記得，每年開學，我班同學，那些被編到別的班，我是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從沒被編到新的班，有不少同學我還記得他（她）們的名字，好像那位長得又高又大的王國慶。

他是位地道的天津人，有時老師，要他讀一下課文，也許想確認一下，老師自己的發音夠不夠標準。

那時，我們班上福建籍的同學不是很多，上海人好像有一些，好像他家開著理髮店，叫「上海理髮」的徐生海，他父親要他學理髮，他不太情願，認為做個理髮師沒出息。

不過他也學會了理髮這門手藝，我每次回香港找他，後來好像離開香港，就再也沒見過面。

還記得我們班有一位名叫遠東的，一位是施遠東，另一位是洪遠東，他們也都先後移民「菲律賓」。

施遠東住在宿務，他早我一年輟學赴菲，我們曾保持書信往來；來菲後，第一次去宿務照那地址找他，找不到了。就此失聯。

另一位港遠東是菲華女作家洪仁玉，筆名幽蘭的侄兒，我們保持聯係，後來他結了婚，再後來他的太太病故，至今已失去聯系。還有一位老同學叫丁以諾，也很久沒見面了。

以上三位，都是我就讀於蘇浙小學的老同學。

至於我唸唸不忘的母校，至今還屹立於東方之珠，每次到香港時，總想再次拜望一下我那念念不忘的母校，總是未能如願。

我還想再探望一下我那上了好幾年的課室，只是那位我們永遠懷念的孫方中校長已與我們永別了。

孫方中校長永遠活在蘇浙人的腦海中。

懿範長存！

2026年10月19日

老油條

阿嬤的情書刺痛了新加坡（二）



談天說地

1980年後新加坡成為講中英雙語的國家，趁著中國開放發展機會得到紅利。2009年麥當勞要聘請一位中國區總裁，這個職位被新加坡人拿到，因為新加坡人懂雙語，黃皮白心正適合，1986年肯德基要把遠東總部從香港搬到新加坡，開始要進軍中國市，為什總部反而要遠離中國大陸呢？這理是香港人講廣東話，新加坡人會講普通話。

當時下南洋到新加坡的華人，基本上是底層沒有讀過多少書，它們只會說方言。即使早前多數印尼，馬來西亞華人都只會方言、閩南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海南話等都是每日華人社區的日常用語，這些方言是鮮活的，是菜市場上，是飯桌上的語言，但在1979之後的新加坡政府禁止公共場合使用方言，電視台，學校都禁止了方言，1980年新加坡不講方言的家庭已有81%到2020年只剩下了12%，大家都講普通話了，為什麼去中國化消滅方言這麼關鍵呢？因為普通話只一個工具，單純的一門語言，就像咱們學英語一樣，懂方言才是真正連接故鄉的臍帶，講潮汕話才是連接潮汕頭揭陽潮州的祖坟和祠堂，閩南話是連接着泉州漳州廈門的宗祠和族譜。

阿嬤的情書這部電影不是因為拍得多好，而是提醒大家鄉音，是能記起父輩描述

網上天天都在喊「虧妻百財不入」，聽得耳朵都起繭子了，可後半句「虧夫百病纏身」，卻鮮少有人提。這話真不是讓女人去忍氣吞聲，更不是給男人找借口，而是說透了婚姻裡最傷人的真相：要是沒了尊重，最先垮掉的是身體。

有些女人，嘴上不饒人，心裡也憋著一股勁兒，總覺得丈夫這也不行、那也不對。今天嫌他掙得少，明天怨他不顧家，話裡話外都帶著刀子。你以為你是在鞭策他上進，其實你是在給自己下毒。中醫講「氣大傷身」，你每天生一肚子氣，肝氣郁結，時間長了，甲狀腺結節、乳腺增生、整宿整宿睡

的畫面，每種方言都連繫著故鄉的臍帶，安綁著一個具體的故鄉，一個魂牽夢繞的地方，華語運動是一把剪刀，沒有方言搞帶的祖籍的記憶，高新加坡只會說普通話，不會說阿公阿嬤的方言，他和故鄉最後的連接也就斷了根.....

從此它就變成一個個具體漂泊的流浪者，成為一個抽象的新加坡人，中國唐山只是是一個遙遠的符號，切斷祖先的記憶最決絕的莫過於李光耀，據說廣東政府翻新了李光耀的祖宅，但李光耀沒有回去看一眼，他解釋說雖然我不是總理了，但新加坡是華人佔多數的國家，有兩個穆斯林鄰居，它們對新加坡心存怀疑，李光耀這句話若放在60年代70年代，甚至是80年代都是情有可原的，那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是2002年說的，那就有點像是真話了

故鄉情是新加坡始終要防範的，表面上看起來經過了新加坡兩代人60年的努力，去中國化這事基本完成了，今天新加坡年輕人已不關心那段祖輩下南洋的歷史了，國家認同貌似很穩固，但問題出於這些被壓在底層的記憶，它沒有消失，它只是沉睡着，祖輩的潮汕話閩南話客家話，这些背井離鄉闖蕩南洋的故事，那些靠僑批維繫的宗族記憶，它們沒有消失，只是等待被喚醒，給阿嬤的情書只是一部極普通潮汕電影，就給新加坡政府如此緊張的破防了。

稿於2026年10月8日

不著，全找上門了。

男人也不容易，他在外頭受了氣，回家想喘口氣，結果迎面就是一盆冷水。他要是個悶葫蘆，就把委屈全咽進肚子裡，憋出內傷；他要是個暴脾氣，家裡就成了戰場。這日子過得，就像一根繃到極致的弦，隨時都會斷。

所以啊，別總覺得是對方虧欠了你。你要是覺得他真的一無是處，那就趁早分開，放過彼此。可你要是還想跟他過下去，就別再用那些尖酸刻薄的話去扎他的心了。你對他好點，少點抱怨，多點體諒，其實也是在放過你自己。

心寬了，氣順了，身上的那些小毛病，自然也就消失了。

林輝煌

人生五不虧：虧夫，百病纏身（二）



柳浪飛歌

莊杰森

振興華教，重建生態

——從親身見聞淺析華文教育的興起與衰退（之一）



各說各話

前言

華教積弊、改革刻不容緩

筆者近日接連撰文，對菲律賓華文教育長期存在的問題直言不諱，難免觸及某些積習已久的弊端，甚至可能因此得罪人。然而，出於對華文教育的深切關懷，實在不忍見到華文教育在同樣的困境中繼續蹉跎另一個四十年，讓一代又一代華裔子弟的中文學習與文化傳承，持續受到影響。

正因如此，筆者願意直陳己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期盼以客觀、理性的態度，重新檢視四十餘年來華文教育的得失，正視長期被忽略的問題，反思根深蒂固的觀念與思維盲點。

所有評論，絕非有意針對任何個人或團體，更無意抹煞歷代僑社先賢、及熱心教育人士的辛勤付出與無私奉獻。相反地，正因珍惜前人胼手胝足所建立的教育基業，才更不願見到這份得來不易的成果，在時代變遷與制度積弊之下逐漸流失。

粉飾太平、無助華教振興

華文教育今日真正需要的，不是報喜不報憂的粉飾太平，也不是好大喜功、流於形式的表面工作，而是敢於面對問題的勇氣、坦然自我檢討的胸襟，以及推動實質改革的決心。

筆者衷心期盼的，不是製造紛爭，而是透過反思促成改變；不是一味追究過往的是非對錯，而是讓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逐一獲得正視與解決。

四秩教訓、豈能重蹈覆轍？

四十餘年的教訓已經足夠沉重，我們不能再讓下一代，繼續為上一代未能解決的問題付出代價。或許有人認為，華文教育當前面臨的師資短缺問題，只要持續投入資源、擴大培訓規模，假以時日，自然便能培養出足夠的本地華文教師。

然而，回顧過去四十餘年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發展歷程，問題果真如此單純嗎？早在四十多年前，當菲華僑社逐漸意識到華裔學生中文程度日漸滑落、華文師資青黃不接之際，僑務委員會、菲華商聯總會及相關教育團體，便已積極推動各類暑期教師研習、師資培訓及專業進修活動。

每逢暑假，無論在台灣或馬尼拉，各項師資講習、教學研討與教育交流課程接連舉辦，為提升華文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能

力，可謂不遺餘力。

數十年來，各界為華文教育付出的心血與貢獻，有目共睹，理應充分肯定。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歷經數十年的努力，華文教育為何至今仍深陷師資短缺、學生中文程度普遍下降，以及優秀教師難以長期留任的困境？

年復一年的師資培訓，究竟取得多少實質成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之後，又有多少成果真正落實於課堂教學，轉化為學生中文聽、說、讀、寫能力的具體提升？這些問題，難道不值得整個華文教育界認真檢討？

說一句可能得罪人的話，華文教育長期積累的問題，恐怕從來就不只是教師培訓不足，而是整個華社對華文教育的重視程度、教育價值觀，以及對華文教師專業地位的認同與尊重，早已出現知行不一、理想與現實脫節的現象。口口聲聲強調華文教育的重要性，卻未必願意給予華文教師相應的待遇與保障；年年呼籲振興華教，卻未必真正檢討教學品質、人才流失與學校管理制度中的深層問題。

華教振興、豈能流於口號？

倘若華文教育始終停留在口惠而實不至的層次，無法真正體現在教師待遇、職業保障、專業尊嚴及學校教育政策之上，那麼，即使培訓課程辦得再多、研習活動再熱鬧，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華文教育日漸式微的局面。華教要振興，不能只是不斷培訓教師，更必須重新檢視整個華文教育的生態環境。

一、回顧菲華百年教育的輝煌歲月

菲律賓近代華文教育的歷史，可追溯至1899年4月15日。

當年，清朝首任駐菲總領事陳綱先生，在馬尼拉中國領事館內創辦「小呂宋華僑中西學堂」，即今日中西學院的前身，為菲律賓近代華文教育揭開歷史序幕。

創校之初，僅有二十餘名華僑子弟入學。誰也未曾料到，這所規模簡樸的小學堂，日後竟成為菲律賓華文教育蓬勃發展的起點，在這片千島之國播下中華文化的種子。隨著華僑人口逐漸增加，華僑子弟接受正規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僑社興學之風也隨之興起。

1915年12月，菲律賓華僑教育會正式成立，結合僑界力量推動華文教育，並透過組織統籌與經費籌措，為華校的創辦與發展提

供重要支持。

1923年6月27日，菲律賓華僑中學正式開課，成為全菲第一所華僑中學，即今日的僑中學院；1939年6月，中正中學亦應運而生，後來發展為今日的中正學院。

這些華文學府相繼創立，不僅讓華僑子弟有機會接受更完整的正規教育，也逐步形成由小學、中學延伸至高等教育的辦學體系，為菲華社會培育無數人才，奠定長遠而深厚的教育根基。

興學育才、嘉惠僑胞子弟

二十世紀初，隨著中國政治局勢與海外僑社組織的發展，華文教育逐漸成為菲華社會凝聚僑心、傳承文化及培育後代的重要事業。

國民黨在菲相關組織、地方商會、華僑社團及各界熱心教育人士，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以各自的方式參與推動僑務與教育工作，共同促進華文學校的創辦與發展。

當時的僑社先賢深知，華僑立足異鄉，固然需要勤奮經商、自力更生，但若要讓後代子孫保有文化根基、提升知識水平，進而融入當地社會、貢獻國家建設，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長遠投資。

因此，各地華僑領袖、商界賢達與熱心教育人士，秉持興學育才、傳承文化的共同理念，積極籌辦華文學校，逐漸形成「以商養學、以學育才、商學相輔、僑社共榮」的發展特色。為使華僑聚居之地皆有華校，僑社先賢奔走各地，募集經費、興建校舍、延聘良師，甚至不惜傾其所能，維持偏遠地區華校的正常運作。

開創盛局、黨商學同興教

在部分地區，僑社逐漸形成以社團為組織力量、商界為經濟後盾、學校為文化根基，並結合黨務組織參與推動的「黨、商、學」合作模式。

這種特殊的僑社發展模式，使組織建設、經濟實力與文化教育彼此支援，成為早期華文教育得以持續拓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那個年代，華商不僅以事業有成為榮，更視興辦教育、造福僑社為責任與使命。許多地方商會與華校關係密切，熱心人士或慷慨捐獻土地，或出資興建校舍，或長年承擔學校營運經費。即使身處偏遠城鎮、資源有限，仍有人願意解囊相助，只為讓華僑子弟有書可讀、有學可上。

這份重視教育、造福後代的精神，今人肅然起敬。

（未完待續）

鄭亞鴻

旅遊漫談



談今論古

報載，今年中國大陸國慶期間旅遊火爆，國內出游達8.26億人次，我看了深有感觸。

改革開放前，中國似乎不存在旅遊一說。上小學時，學校組織我們走到周邊一游，那叫「遠足」。上中學時，1966年「大串聯」，我們這些中學生得以到北京或到革命聖地「串聯」，不過，那不是去旅遊，叫革命教育更妥當。又過了兩三年，我們到農村去，到邊疆去，也不是去旅遊，是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參加工作後，有機會到外地出差，會順便到在當地附近景點走走；若是去開會，會議的組織者往往會組織到當地的一些景點看看，這也不叫旅遊，叫參觀。

那時，自己掏腰包去旅遊的幾乎沒有，首先是當時收入低，經濟不允許。其次是到外地住宿要有介紹信，乘飛機還要有縣團級單位介紹信，且交通也不方便。至於出國旅遊，更是想也別想。

2018年以來，文化旅遊進一步融合發展，旅遊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個剛性需求。2025年，國內居民出游65.22億人次，出游花費6.30萬億元。隨著國內旅遊起步，出境旅遊也發展起來。很多中國人走出國門，世界各個角落都有中國游客，中國成為國際旅遊最大客源國。2025年，大陸居民出境旅遊人次為1.48億，平均每10位中國人就有1人次出境旅遊。可見，旅遊與社會經濟是雙向互動、彼此促進的關係。經濟發展水平決定旅遊活動的規模和形態，旅遊發展又反哺經濟增長。

隨著旅遊的普及，現在很少有人炫耀旅遊，除非是去了很特殊的地方，比如去南極或神秘國家或地區，人們才有興趣聽你講述旅遊經歷。

今年，中國出台《旅遊強國建設「十五五」規劃》，這是中國第一部以「旅遊強國」命名的國家級五年專項規劃。「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推進旅遊強國建設，「旅遊強國」首次寫入國家五年規劃。

該規劃提出到2030年國內出游83億人次、總花費7.7萬億元，入境旅遊1.9億人次、總花費超過1500億美元。

中國旅遊40多年的發展歷程，不僅見證了時代的變遷，也見證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對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中國正穩步向旅遊強國目標邁進。

（2026年10月22日）